

淮陰縣文史資料

第三輯
(專輯)



89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淮阴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

淮阴县文史资料第三辑

《劫海鳞痕》

(专 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淮阴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一九八九年三月

44237/03

前

言

《淮阴县文史资料》第三辑（陈海南先生日记专辑），经过抄录、勘校、整理以后，终于出版与大家见面了。

陈海南先生（1886—1942？确切时间待查）淮阴县古寨乡人。（古寨在解放前原属涟水）后又因避匪盗之乱迁居渔沟。先生二十岁参加革命活动，系我县最早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会员之一。为了国民革命事业，推翻满清，护国倒袁，以及在北伐战争中，先生戎马倥偬，足迹踏遍了苏、皖、浙、闽、赣、两广、两湖等地，为初期国民革命事业，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先生归里以教私塾糊口，表现了中国人应有的气节。一九四〇年，应老同事李明扬之邀，以年过半百之躯，复投笔从戎，参加抗日，不到两年，因脑溢血病故于泰兴（？确切时间、地点待查）军中。完成了他的马革裹尸之志。

陈先生喜写日记，记述他自己的戎马生涯，留下了雪爪鳞痕。为纪念自己祖国的多难之秋，故给自己日记题名曰《劫海鳞痕》。原日记共五卷，经文革动乱，散失部分，今幸存的是日记的卷一与卷二，其内容为记述清末民初及北伐战争前后的部分经过。日记原稿经章梦白老先生送来我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之后，经研究认为均系先生亲身经历所睹、所闻的“三亲”资料，有些还是鲜为人知的史实，如清末民初的淮阴革命党人的活动，北伐战争前后赣军的活动等等，对研究民国历史资料方面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故决定将其整理出版。

我们在整理过程中，对文中少数的笔误予以订正，并给以加上标点符号，将部分的繁体字一律改为今天的通用简化字，以利读者阅读。其他虽然在日记中有些内容在观点上，由于时代的局限，颇有不当之处，但为存其原貌，不致失真，故仍按原稿付梓。在抄录整理《劫海鳞痕》的过程中，县侨办主任胡亚州同志，江宁中学退休老教师章梦白同志，都曾给以大力的支持与协助，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淮阴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部

1989. 3. 15

序

海南江淮穷士，湖海狂生。卅载奔驰、半生节概。童年略解之无，便慨然于春秋夷夏之防，为之扼腕。及冠，走白门，入同盟会。未几，辛亥军兴、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，与满奴角胜负。抵清江浦，而义士董振鹏已振臂一呼克服江淮矣！时仅数旬，中南半壁，皆扬五色国麾矣。满奴惊惧，起用袁世凯，而袁氏操莽技俩，利用时机，双方操纵：对南方则利用清廷以讲话；对清廷则利用南方以要挟。卒之铸成大错，让大总统于袁氏，而袁氏狡诈百出，完全口是心非，承认共和；继则集权中央，摧残民党；终则实行帝制，推翻共和。凡有血气，宁能忍此？故奔走呼号，百折不回，终至云南起义，四川独立，袁氏愤民心已去，逐伏天诛。而遗孽未清，要津盘踞，布满华夏，天地皆昏。先总理愤而走粤，倡议护法。海南追随赴粤，凡数年，历湘赣闽桂诸界，虽足迹纵横，达万里馀，而心怀万端，□□□□，大好韶光，竟消磨车尘马足，几多热泪，又狼籍断简零篇。先总理逝世，蒋公介石，继志以行，始克扫荡群魔，统一华宇，革命方告结束焉。

海南矢志革命，垂三十年，凡此三十年中，政局变幻，世道梭夷，波谲云诡，射影含沙，所见所闻，随时皆留记载，认定是非，不容假借。颜曰：《劫海鳞痕》，俾留心世道者有所观感焉！斯为序。

涟水陈海南自序

民国□□年春月。

序 二

《劫海鳞痕》一书，久欲辑而问世。友人某阻余曰：“文字一道，以不落笔为高，一经落笔，非议随之。前人谓王宰不能言而能不言，藏拙法也。”余感斯言，耿耿于心，久未能释。继见袁简斋先生云：“我辈能有一字一句留世人指摘评议，一大幸事。较无声无臭，与草木同腐去，不又高一筹耶？”现决意从袁之言，将此册付刊问世。第书中所列事实，所立论议，固必受一般欢迎，亦必招一般讥疵。其欢迎者勿论，其议刺者因其中序载不无攻讦，热中权利，奸滑乡原之处；而热中权利，奸滑乡原之爪牙，爪牙之皮毛，皮毛上之灰尘，桀犬吠尧，自常事。纵然群起非议，然而事实俱在，决无虚构。而余更平平坦坦，追随先总理立场，革命垂三十年，与任何方面而无恩怨。第见不忠本党或半途见利思迁，入党叛党，终又亲党者，不惮口诛笔伐，一切非议，在所不计。

陈海南又识

《劫海鳞痕》记略

童年事，多不省记，仅就脑海中有迹象者略述之。

六岁时，随朱理臣先生，入蒙学馆。历两年，识字方千余。八、九岁，因病辍学，屡濒于危。十岁续请祁爽轩先生历三载，读完四书，又诗经三册。冬季随杨硕甫先生游。十四岁春季，发笔为文，辄蒙硕师青睐，到处游扬，呼为走马。十六岁，受业于王功甫先生。是年废八股，改习四书义，亦蒙青眼。十七岁冬间，列于王彻斋先生门墙，阅一年。十八岁，执经于姑丈刘云卿先生历一载。此皆是求学时期，后十年，病魔约占三分之二。虽屡承诸先生许以近所，而终于茅塞满腹，迄无建树，徒负期望。抚今追昔，有惭愿焉。

出生以后，家境甚顺。十三岁，冬月二十八日，遭先祖父丧后(祖父亡年八十三)渐堕落矣！十八岁前，尚可勉为支持。十九岁，正月十九日，遭先祖母丧后(祖母亡八十九)，日益窘迫，家徒四壁，终岁萧然。

二十岁时，水患频仍。秋间，毅然出走。重九日离家，先君送里许，泪涔涔下，余亦欲泣，余心痛矣！不数日，抵金陵。初拟从军，后为友误，托足警界，亦余之立志不坚也。

二十一岁，时光绪三十二年，(原眉注：生于光绪十三年(丁亥)则二十一岁应为光绪三十三年)春间，一误再误几经波折，得于都人士晤，始从求于同盟会。嗣孙少侯在南京益仁巷长安旅馆，被巡警总监满奴何黼廷捕获，解送总督

端方审理。而余之革命热潮，更为汹涌。六月间，徐锡麟刺皖抚恩铭，起事于安庆，就捕。是役牵及女烈士秋瑾在浙江就义。余愤激，语多不慎，遭上峰忌，辞职归里。季子仍旧头颅依然。环顾亲友间，实有难以自喻者。

二十二岁，正月下旬，二次游秣陵，仍混迹于警界。秋间，先君子拟为余婚娶。余无建树，愧不愿归。乡前辈朱化南老先生，寄书相劝，内云：“令尊父母之心，以当婚当嫁之时，故欲今年。而君当英发之时，奔驰往返，指得进步荣归毕姻，方称心怀。要之风云际会，古有迟速，必先难后获乃可持久，切勿延误，遗父母隐忧”等语，此老可谓知言。复有七律一章，其词曰：

驹光百岁只须臾，	两奉瑶函寸报无。
安我六旬三代拙，	思君千里一身孤。
双双父母非游子，	碌碌风尘困丈夫。
速想归鞭婚事毕，	明年春暖觅前途。

接信后，于九月十一日复棹，十四日抵家，二十一日成婚，是时为光绪三十四年。

秋月间，苏鄂两军，会操于皖之太湖县。熊成基以队官起义于安庆。未成，熊遁。而光绪帝与西太后先后辞世。宣统登基，溥亲王摄政权。先于光绪帝濒危时，手谕摄政王，“杀袁”两字。于是摄政王寻袁罪恶，欲置袁于死地，而老臣张之洞力保，且不附署，后促袁报足疾，辞去各职，于是轰轰烈烈炙手可热之袁宫保，竟暂时归山去矣。孰知袁氏不除，竟演出洪宪之惨局。所谓不诛庆父，鲁难不已，推本求源，张之洞不能无罪于两朝矣！

二十三岁。夏间，三次渡江，历碌九旬，无所获。苍天愤愤，赤手难拯元元。不得已，秋末回家。

二十四岁。家居经商，与嵇翥、汤益斋辈，时相过从。鼓吹革命。乡里稍具知识，为朱亚仙辈，皆为所动。其时有先烈某有七律一章，其词曰。

“可怜豪气半消磨，亡国遗民感慨多。

何日造成新世界，有朝能复旧山河。

嗟余汉族人安在，痛煞胡儿政太苛。

无量头颅无量血，寄声同种莫蹉跎。”

余环诵之，而嵇、汤、朱诸子，革命思潮，亦沸然而生。文字感人，其于耳提面命。

辛亥春间，革命精华，正集中广东，举赵声，字伯先，为总司令，黄兴克强副之。率同志于三月十九日，攻督署，事败。被难者有七十二人之多，均掩埋于黄花岗。后人称之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。事虽未成，然满奴惊魂矣！卒以启武汉。

八月十九日之役，是岁教授于本镇其第。慨时局蜩螗，叹光阴不再，三寸毛锥，终难奋翼。决秋间，再作渡江游。会八月十九日，武昌起义闻矣！声势汹汹，如火如荼，余拟前趋，与同里姜、汤诸子相契结。九月十四日，赴清江浦，嗣欲买轮，会十三协旗官龚振鹏，率数同志，仓卒起义。时江北提督段祺瑞先数日，受伪帝秘旨潜逃赴京。坐镇江北者，仅淮扬道满人□□。龚于下午九时，径赴道署，夷良遁。龚鉴附义兵力，未可有为，亦遁。次日，杯弓蛇影，城门禁锢，及午始启钥。余偕里中袁、丁诸友，仓卒离城。夜宿小营镇。十时许，喧嚷声起，未及挑灯，声势益紧，火光烛天，鼓角乱鸣。盖十三协兵士，乘龚之影响，而哗变抢劫矣！余急返里，是夜月色如昼，袁丁各散，余匹马单驰。拂晓，达里门。未几，情势汹汹，抢劫四起，余复同道赴清江，适蒋

雁行，以参议资格，被地方绅士公举维持秩序。复用暂理江北提督头衔，布告安民。继又以江北都督名义，通电独立。暮四朝三，望风使舵，官僚伎俩，令人嗤鼻。

江北向有十三协、巡营两种军队，时皆溃散。蒋(□)举办保甲，组乡国民军，成立学生队。余念地方义争，置足其间。未几，学生队改办陆军速成学校，报部未准。复改随营学校，易名成实。余辗转其间，学习军事。当离家时，口占二绝云：

从今立志出乡关， 不遑胡气誓不还。
到处皆堪埋朽骨， 人生何必恋家山。

其二云：

儒冠脱却着征衫， 满眼旌旗万道山。
此去不能恢汉土， 定教生去不生还。

壬子岁，民国改元。正月十六日(以上记载用夏历，以后仍用夏历)清晨，接先君子病耗，戴雨奔回。及抵家，伤心哉！先君子已于十五日夜半弃余而大去矣！……生未克养，病未克侍，悠悠万古，人间何世，哀哀苍天，曷其有极！

当临时政府成立，满势已成弩末，直捣黄龙，扫穴犁庭指顾间事。先是清庭瞰革命军情，多省响应，家国大势，不可收拾，乃起用袁氏。袁出山后，乘此时机，双方操纵。对满庭利用南方以压迫；对南方则利用满庭以讲话。用心叵测，令人可畏。而南方革命之先进，拘煦煦之仁，不忍生灵涂炭，请总理让位于袁。初总理不允，会汪精卫先生，因埋炸弹炸摄政王，被囚北京。袁氏将其释放后，加以隆礼。不期然而然，迷信袁氏。汪谓总理曰：“先生数十年革命，只革一总统耳。”总理无那，权允让位。但必须来南京接事。总理认为北京两朝帝阙，宫殿巍峨，居其地者，专制秽毒，虽

倾黄河之水，所涤不及净；专制迷梦，虽鸣自由之钟，所不能醒，所以主张是议。袁氏口应南来，暗唆兵变。其北洋派中、纷电南方，谓此方局势，非袁不能镇压。请总理勿过坚持。而汪复又劝谏力言：“北方实况，非袁不可。先生既让总统，就让总统，何必舍杯不丢筷。争袁南来接收，多出一番无谓争执耳！”总理无那，只得首肯。孰知聚九州铁，铸成此大错，谁为为之。后人读史至此，千秋今日，当同为流涕太息者。

是岁冬。黄克强先生，摆脱留守职，在楚同兵舰度岁。有一律云：

“卅九年知四十非，	大风歌罢不如归。
惊人事业随流水，	爱我园林恨落晖。
入夜鱼龙都寂寂，	出山猿鹤正依依。
苍茫独立无端感，	时有清风振我衣。”

诗萧瑟气太重，故终未奋欲展翼也。

民国统一，初次纪念日，与友秦印西，闲步袁江（淮阴）城楼，时天气阴森，蒙藏多事，感慨中来，遂作一律云：

满目蓬芦傍水滨，	漫天风雨此登临。
双桥隐隐人踪静，	离木森森客感侵。
古柏劲同寒士骨，	春冰薄似世人心。
不填烟雾迷茫里，	帆影遥空思近深。

是岁春季，袁氏迷梦，日益披露。杀张振武、方维；杀宋渔父、林颂亭。凡起义元勋，民党人望，多方摧残。时南中民气，沸沸扬扬，惜未能及时起义，歼灭群丑。袁复用先制人手段，不经国会通过，私借外债贰仟五百万磅，遣兵南填，布满武汉。免赣皖都督李、柏二公职，其势汹汹，咄咄逼人。武陵李公烈钩，六月初旬，霹雳一声，建义旗于浔阳

江上。苏、皖湘、粤川、闽继之。其时，余乘暑假，与龙伯平、贾白谊、秦印西辈，同赴白门，应付时机，乃袁氏布置已妥，根深蒂固，勾诱胁迫，奸诈百出，不旬日间，南中不支大势瓦解。余与白平、白谊、印西辈，扼腕叹息者久之。

时李协和先生任江西讨袁总司令，柏烈武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。李在湖口建义旗，击李纯，声势甚壮。而克强先生竟于是时走焉。皖赣军事，遂受莫大影响，因之瓦解，故总理始终引为憾事。演成孙黄分裂，孙在东京，黄赴欧美。孙曰“急进”，黄曰“缓进”，实则急进乱进，缓进不进耳。

黄克强先生走后，石城一片降幡，目不忍接，当时余与白平辈，分飞劳燕，各自东西。惜别时赠其一律云：

十日风云猎猎过，	者番离别奈愁何。
孤帆江上人无语，	古木城边鸟作歌。
钟阜山头王气尽，	浔阳江上怒潮多。
茫茫劫海雄心壮，	忍把奇愁付逝波。

阜宁烈士顾惜久咏癸丑失败诗有二句云：“连番风信传湖口，一着棋输走石头。”其亦为黄先生与民国前途惋惜之。

秋日，秦印西由宁返浦，劫后相逢，惊喜欲绝，即席赠以七律二首。其二云：

风风雨雨剑光寒，	相别时难见亦难。
回首不堪钟阜冷，	伤心又见桂花残。
樯中浊酒英雄泪，	劫里余生热血酸。
滚滚江河波浪恶，	神州万里夜漫漫。

袁氏战胜南中后，骄恣益甚。冬间，解散国会，私改约法，爪牙四布，鹰犬飞扬，黜敌随口，诛戮任心。灿烂神州愁云惨雾，太义所在，仲达蹈东海；积愤靡泄，汤誓甘与日亡。张铁安、秦印西、樊汉臣与顾祝同辈，奔走往返，谋起

义于江北，应江南桴鼓，鲁豫继之。总部计划：苏皖先举，鲁豫应声。余预其谋。是时，蒋雁行重莅护军，侦骑四出。余首被其所忌。于十一月二十日，离开清江，伏处附近田家所谋未歇。

十二月初旬。手续就绪，布置举发，以举火误会，事随败裂，先后遇难者数十人。秦印西、樊汉臣、贺哲夫、马翔龙、王惠等与焉。余于十二月十五日，忍泪吞声，偕尚东平间关潜行。经益林镇，走兴化，而泰州，至口岸渡江，访董国民于常州境之三河口，即在是处度岁。忧思郁结，夜不能寐其度岁诗云：

一载光阴一瞬过，	茫茫劫海敢谁何？
寒当去也人无语，	春到来兮鸟作歌。
风物不殊尘世易，	江河依旧怒潮乡。
飘零天末时回首，	万叠奇愁响太河。

甲寅（民国三年）正月，得张铁安恶耗，惊魂欲绝。造物何心，生才忌才。余与张铁安初时计划，渠留沪渚，专任交涉事宜；余赴内地，担任实行工作。咄彼逆囚，效忠袁氏横兴党狱，直欲一网打尽。铁安就义沪江后，购余益急。蒋雁行悬赏三千，通电子前；袁世凯悬赏三千，通电子后；加之尹同愈推波助澜，继复通电购辑。常州势不可居，余一肩行李，仆仆风尘，走澄江，搭轮船，权避风雨于芜湖。是日风清日暖，水波不兴，因有诗云：

仗剑西来水向东，	狂澜滚滚夕阳红。
半江帆影迷遥树，	四壁残霞咽晚风。
鸥鹭无声随浪稳，	云山满目接天空。
韶光为画人为梦，	往事凭栏一望中。

（其余二首略）

抵芜湖后，驻花街笪姓家。笪素不相识，吴某瓜葛，强容一月。时多风雨，夜恒难寐，写诗四首。（略）客情旅况形容毕见。

三月初，离芜湖，抵镇江，天已昏暮。引领北顾，烟雾沉沉，白云亲舍，五内俱焚。复返常州，途中口占一绝。（略）返常州后，势不可久停，权寻乡市以避。距常州百里，地曰太平州油坊桥，系扬子江心，淤积成之者，可称世外桃源。寄市集商人处。未便久住，复随友人渡江，走口岸，至环溪镇北隅某商人处。遇严□□君，教读是乡，一见相倾，便成莫逆，得其助甚巨。

居此数月，无所司事。严君时而返家，请余代馆，以消羁旅。长日无聊，有忆亲友四章。其三云：

一片残花碎暮江，	布帆何日棹归船？
漫天黯淡云遮日，	两地清凉月映窗。
骇目于今梁上燕，	惊心狂吠近村龙。
近来别绪君休问，	千里同怜对影双。

（余尚有漫兴二首均略）客愁旅绪，无处发泄藉以遣怀，亦云苦矣！

五月上旬，随友人便船南游，经口岸，由小河镇走奔牛。初四日，泊长荡湖北岸：有诗一律，词云：

湖上微风拂面凉，	片帆摇曳泣斜阳。
沙鸥识暮栖青草，	估客思乡系绿杨。
弥漫水云山色黯，	飘蓬身世鬓痕苍。
一船更有惊心处，	芦荻萧萧向晚狂。

次日端午返湖，顺风行百余里。有诗一章内有“忽异清波翻浊浪，漫将热酒引新愁”之句。

又次日，抵溧阳，泊水门外，其西门城上，有太白酒楼

谪仙当日曾饮酒于斯，后人为之建楼志胜，登临远瞩，低回不置。成律三章（略）

小憩数日，随舟折返，经宜兴，泊西九湖畔。有诗一律，其词中末联云“四壁苍苍鞞鼓急，天涯今夜几人愁”。次晨鼓棹经常州落岸。访尚东平、董国良于某舍，相晤大畅，相聚数日返环溪。

夏间多病，情绪益恶，成诗数章，以遣块垒，（日记中录一首。略）犹记白平自鄂来函，介绍余作皖南游。因病未行。赋诗一章。其词曰：

年年飘泊鬓将霜，	小立堤边血欲凉。
黄鸟倦飞知日烈，	绿杨颠舞识风狂。
杜鹃何世鸣深树，	云翳终难蔽夕阳。
一片蝉鸣多少恨，	何堪病里又他乡。

江北出走，半年大好光阴，竟消磨于断简残篇以内，药炉茶灶之间，只以一腔热血，无地可洒，惟藉此以吐胸间块垒耳。

六月中旬，徐再虞、贾白谊辈，由沪函招。先是余之行踪，无人知者。外间诸友，一切谢绝，仅与龙白平函讯往复。是时暑假，白平归里，走上海商务印书馆访旧，巧遇再虞，告之余之行踪，故来函相招。遂辞严君处。走常州，晤尚东平、董国良等。勾留一日，随车赴沪，董国良伴余同行。抵沪后，落×马路永裕公栈。国良越日返常州。六月十七日，立秋。在严君处，曾有七绝一章。（略）

六月廿日，遇徐再虞、贾白谊、胡抱一輩，悉觉个中情况。一盘散沙，暂不可收拾有为矣！拟离沪他适，会臧君与咸（名再新）者，同抱斯慨，一见相倾，有如骨肉。渠拟东渡，探访究竟，留余在沪，妥定大计。其抵日本，首赠余诗

云：

地北天南两不知，
从今水火同甘蹈，
颇难忘却，复有感怀一章云：

唾壶击碎叩苍穹，
卅载年华成逝水，
猿啼鹤唳催闺梦，
日暮故园何处是，
余答诗数章，其次原韵云：

大陆风云卷地来，
吟怀早共秋光减，
冷落关河频入梦，
征人热血离人泪，

其

云罗淡淡满清穹，
大错铸成千载恨，
连宵梦断三更月，
万里离肠月碎处，

其

目断扶桑万里东，
客怀零落秋江雨，
破碎山河人劫里，
不堪又是重阳近

相逢相识太迟迟。
此后风尘愿并驰。

万事蹉跎万事空，
四十里路等飘蓬。
雁语虫声咽晚风。
一轮冷月系帘栊。

别君一始一低徊。
离思都为暮靄催。
飘零身世独登台。
洒向桥前浊酒杯。

二

极目烟霞混远空。
归心散作九秋蓬。
何日歌成一曲风。
残星几点映帘栊。

三

海天一啸暮云空。
旅梦凋残大陆风。
飘摇身世月明中。
画角声声和晓鸿。

追怀良友，抚时感兴，胸头块垒，藉狂歌以雪之耳。

与咸东渡后，孤羁沪渎，益无聊赖。重九日，离怀郁结
五内为焚，有诗一章云：

阴风猎猎又黄昏，雁叫重九不可闻。

海国残云封远渡， 江天暮雨起遥村。
山当秋尽烟霞瘦， 水到寒深泾渭分。
客里登高歌当哭， 那堪举目有消氛。

九月下旬，与咸由日抵沪，联合江北同人，结一团体。十月间，中华革命党江苏省党部成立。吴藩华字仲常者，任部长，丁士杰字纯荪，任筹备部长。是岁，总理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，陈英士先生任总务部长，许荣智先生任军务部长，周应时任军务部次长，复任江苏省长官。余亦于秋间，复入中华革命党。（其时入党者，全苏仅六百余名，（总理处党籍处可考）嗣全苏分十区域，委十司令：徐州、海州、清江浦、扬州、通州，江北五区也。以哈在田字复生者，为徐州司令，丁明清字玉波者，为海州司令，臧在新字与咸者为淮上司令，颜其者，为扬州司令，程壮字锐生者，为通州司令，此江北五司令也。以余长淮上司令部参谋。南京、镇江、苏州、上海、松江、江南五区域也。以余奋字子厚者，为南京司令，以伏龙字云程者，长参谋。陈炬外号老妖者，为镇江司令，吴江左字建东者，为苏州司令，吴忠信字礼卿者，为上海司令，以某为松江司令。复委杨虎字啸天者，为海军司令。

余佐与咸，日事筹画，时茅祖权，张相、张光祖、施承谟、施方白者、皆任司令长官部参谋。与与咸过从甚密，尤以茅咏薰（祖权）先生为最，日相往还。时十司令中坚分子江北推臧与咸、江南推吴礼卿，而英士先生，亦倚之为腹心。时蒋公介石，任英士先生处，总务事宜。此民国三年冬腊月间事也。

余与与咸同居，晨夕联咏，籍遣闲绪。其寒夜有感云：